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天妃娘娘傳 第七回 魚蝦蟹大戰東洋

那日浪磯三戰，鱷精勢屈力窮，大敗而奔。奔至百步之外，見後追兵不至，喘息少蘇，乃見一牛吟，即欲憩其中。眾鯢鮪出視之，見其奇貌怪形，遂閉門不納。鱷厲聲叫曰：「吾是四喉大王，今欲週遊南北兩海，途經此過。汝這些小廝，不能遠出郊迎，固乃尊駕至境，猶不知禮接，何無理之若是也，可速開門，盛備牛酒，口為接送之具，免觸犯大人。赫怒一加，爾無餘幸矣！」小鮪聞其聲如雷叫，告於鯢曰：「吾聞之，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眾，弱固不可以敵強。今強大在彼，弱小在我，雖眾寡不一，敵不勝也。不如開門延納，勞以牛酒，此上策也。」鯢忿然作色曰：「長他人之氣，滅自己之威，是即鮪之謂也。吾方雄據一吟，跨視鄰壑，所向無敵當吾鋒者，豈有逢一孤鱷而遽屈之？如自立何，異日亦其奈鄰壑笑何？雖彼大我小，彼強我弱，然彼寡我眾，彼之長技二，我之長技一。吾聞有惡彼，惡彼有其二而慢其一哉！可率大鯢、小鮪，老弱者牢守四門，選其丁壯者背城借一。濟則先王之靈也，其不濟即以死繼之，何辱之有？何憾之有？」鮪又泣諫曰：「盡吾國之廣，不容其一足，合吾國之眾，不大其一指。今欲與之敵，是所謂螳螂怒臂當車轍，而不知其不勝任也。」正計議未已，鱷俟久腹飢，發起大怒，將足一跌，其吟已陷，可憐大鯢小鮪，盡為糜爛矣。欲進而據之，不知左足一入，右足已繼，乃自歎一首云：

步仞之丘，含車不容。
牛蹄之吟，吞舟不生。
身無所立，勢將安張。
我匪所聘，促促四方。

吟罷，復奮力前行。不上三四里許，見一陷阱，其中鼓擊喧天。鱷著一驚，以為伏兵之擒己也，急趨過之。見其中安然不動，並無人馬出入，仍回身視之，乃知是蛙也。鱷乃罵之曰：「這無端小蟲，何故白日紛紛？嚇得我魂飛魄散，正所謂風聲鶴唳皆兵。」眾蛙聞其喝聲震地，乃出視之，見其四口合合，驚跌於水，壓泥沒附，不敢出頭。鱷不得與之言，乃進前微聲謂之曰：「吾乃四喉大王是也。為因昨日與海若戰敗，意欲求救於大國，為復仇之舉。不知此處有何國最強，明以教我，不忘厚報。」蛙王聞其語卑氣微，顧謂眾蛙曰：「此人可說不可激。左右有長於言語之科者，可出應對，使之遠離此土，得保吾境內無事，異日重賞。」有一蛙身披綠袍，頭帶金盔，挺身出曰：「臣願往之，以免王憂。」遂出與鱷相見，乃從容言曰：「大國明王英雄，古之無匹。鯢鯢小陬，中邑之所不齒。且壤小國貧，敝物不腆，不足為從者勞王，何辱命之有？」鱷聞言歎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誠哉是言也！」因問之曰：「吾日東敗於海，奈勢孤力竭，不能為復仇之舉。望諸公扶弱持色，倘得升騰為活，富貴共之。」蛙復言曰：「某國小力弱，不能交兵秣馬，為王自當一陣，王之所明知也。此去五十里外，有一大壑，名曰小天池，其中池主，能呼風喚雨，驅雷使霆，且兵雄馬壯。大王若往投之，以哀辭求救，彼必歡然樂從，仇必可復矣。」鱷一聞其言，不覺大喜，即辭蛙欣然而去。蛙王知之，即命設宴，大勞其臣將。有詩為證：

天地本一指，黑子境亦寬。
挾腋恒多趣，沒附有餘閒。
偶適兇人過，驟聞心膽寒。
倘非配口使，安得樂盤桓。

那鱷得蛙之言，雖當疲困之極，不覺精神百倍，奮力前行。遠遠望見高巖壁立萬仞，修鬆排列千株，中一大壑，汪汪數頃，澄之不清，撓之不濁，心意其為頃者如蛙所言是也。佇立久之，並不見人馬出入。鱷生一計，脫下衣甲，徑入池中，翻攪一場。遂驚動池中大眾，齊出視之，見一惡形丑貌，相顧大駭，競取石擲之。鱷即翻身登岸，披掛已畢，作侷促之狀，向眾前施禮言曰：「某因失據，逃遁至此，困疲極矣。久聞大邦，國富兵強，故不遠千里而來，願憐其窮而收之，幸莫大焉。」眾回報池主。主忙出殿前，見其堂堂體貌，昂昂氣概，心中亦懼之，一面盛陳牙爪，使與觀之。鱷望見其主，堅甲銳頭，不能闊步，足踏踏如有緣，知其為龍，心中暗喜曰：「此吾侶也，若得相伍，大事可濟。」乃近前忙施一禮，龍忙答之。鱷乃言曰：「吾失吾所與，吾無所處，不叫海若相欺極矣，此所不戴之忿也。以今觀於大王，富強莫比，若肯馳驅，東面誰敢為敵？此創王圖伯，萬世之一日也。乃區區之一陳，何拙如之。」龍為所激，乃作色曰：「吾久有東封之志，奈未得天時，姑以俟。」鱷知其意，仍箴之曰：「時乎，時乎，不再來矣！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。某願為一先鋒，為大王前驅。」

龍大喜，盡率池中之眾，即日大舉而行。鱷以為得計，兼程而進。次日，即到東洋，令人去下戰書。海若見書，急召諸臣議曰：「昨日此賊敗去，今復聲援而來，其勢必猖，誰可當者？」殿下挺出一臣，俯伏奏曰：「曩者左營建奇績於浪磯，今日小臣亦願收一鼓於洋上。」王召視之，乃右營兼統錦袍長槍重甲大將軍，姓金名魯首是也。王大喜，即登壇親掛其印，因執其手謂之曰：「國治思良相，國亂思良將，非卿不足以當之。太平待詔歸來日，朕與將軍解戰袍。」首因再拜謝恩。下壇，即傳令所屬兵馬，即日離營，直次東洋。那鱷見海若師來，乃謂龍曰：「成敗利鈍，在此一舉，觀彼師眾甚盛，不可輕敵。」龍乃陳列卒徒，以俟會戰。首知其有與國具來，乃囑其先鋒段忠、田魚曰：「今日賊勢頗大，可分兵以敵之。段先鋒可領一兵出其左，團先鋒可領一兵出其右。吾以大軍當之，及其未定而鼓之，可獲全勝矣！」魯首即命進兵，金鼓喧天，龍即命鱷應敵。鱷與首戰不上數合，首力頗弱，槍法漸亂，段忠懼其有失，急驅長槍手左出。鱷精神大奮，再鬥數十合，團魚見其不勝，亦驅重甲兵右出。左右夾攻，自午至晚，殺得屍橫海塞，血染水紅。龍見兵眾死傷過半，急鳴金收兵。鱷又單鬥數合，見勢孤不敵，只得回身便走。首驅大軍從之，龍眾所存者十無一二，首大勝收兵而回。王自出殿迎之，大設犒勞，兵將以次封賞。有詩為證：

一怪勢孤窮，再投集眾凶。
甘辭藏險計，輕信喪威風。
堅甲利兵將，索頭畏尾群。
東洋經戰敵，致使覆全軍。